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八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四十五

列女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温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温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温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

所記風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衞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

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絶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遇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悦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

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媯不言傳芳往語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

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

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
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
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
于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逆弒人神所不容今將
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
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
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
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

復為夫婦主拒之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誅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絶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聘以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邉帝令使者

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歛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為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為黄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為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

收而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輙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甓自毁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凉太守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

人浮海歸宋因留於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衆此意可見願且無

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鬬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

都督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輙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

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廵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瑰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瑰

為儀同三司册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智戰尅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廵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龎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

祖興之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册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勑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剪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羣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

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

勑妻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彦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彦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

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為無禮寧當割
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
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户
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
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
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
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
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

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内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

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
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
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
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
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
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
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
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

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内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
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
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
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姊
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
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
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
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

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没于氏哀毁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

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已生訓道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来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襃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

也仁壽中為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為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為人於是流涕嗚

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為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為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

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徳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

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反縛蘧篨上作
獠儛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
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
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韝
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
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
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
産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

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
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
曰當為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冠
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
舊恩不自引咎直答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
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
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
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

斬衵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梟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

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没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徳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為安樂縣君時尹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蓄財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㦸年

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毎親自敎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

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于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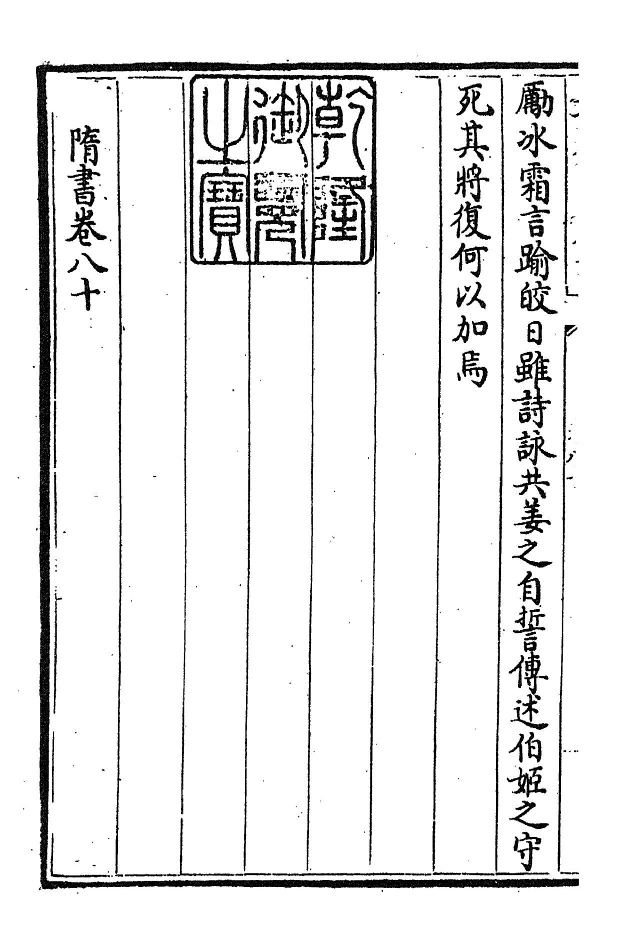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軌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

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為賊婦終必不能羣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簀之上將淩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覔死可

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徳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玉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



勵冰霜言踰皦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謹案卷七十八第一頁後二行其所由來久矣刊本夂訛者據毛本改　第十二頁前二行行吳興郡事刊本行吳二字訛倒據監本改　第二十六頁後七行封賀川縣伯刊本川訛州據毛本及本書地理志改　第二十八頁後五行何用此爲刊本此訛也據監本改

卷八十第五頁前二行妃事猶愈謹刊本愈訛踰據毛本改　第十頁前一行且鄭君難死刊本

鄭訛郡據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八十一至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吳　銓

隋書卷八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内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㲉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

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宫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毋丘儉拒破之位宫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宫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為百

濟所殺其曾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絶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

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内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黄革履婦人帬襦加襈兵器與中國畧同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税布五疋穀五石遊人則三年一税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縛之於柱爇而斬之籍没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横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浿水之上王乘腰轝列羽儀

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為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悦然即為之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死者殯於屋内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

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

脩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隂惡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

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
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
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
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别遣才彥也昔帝
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内具聞
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
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懐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
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誡勑經

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祖

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為王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

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

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悉鋭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絶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

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

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柰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黄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柰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

一交代畿內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
領一人方佐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
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
黛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
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
為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竽箎笛之樂投壺
圍棊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為歲
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木

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豬
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
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
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
戰船漂至海東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
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
既聞平陳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
濟王心迹淳至朕已悉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

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為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

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絶其南海行三月有𨈭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麞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强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

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營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

為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

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為强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

偶耕土多粟麥穄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其俗婬而妬其妻外婬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婬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

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内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顔下情不勝懽喜願得長爲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鬬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

麗戰頻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為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没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

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壍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

形正方織鬬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劒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轝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

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鏁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頫䫜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

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為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麪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絶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

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
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
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
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床
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梗楠杉梓竹
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
神祭以酒肴鬭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
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

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戶上必
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
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
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
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
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
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
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

二日至鼊䶉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宫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絶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

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為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自魏

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

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帬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飾故時衣横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為之以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帬襦裳皆有襈攕竹為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

其國樂户可十萬其俗殺人强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没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强弓以絃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静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没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

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蒱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檞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轝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

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
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為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
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
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没處天子無
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
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斐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
竹島南望躭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

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皷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荅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

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絶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緜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絶

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爼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

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為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强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書卷八十一

隋書卷八十二

唐 特進臣魏徵 上

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為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

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内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為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為逸僕隷遂教之築宫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為王其後范佛為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

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同以塼爲城蜃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

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姻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甖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

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絶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寗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偽北

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葢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絶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别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

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内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

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
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
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
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
羅一人陀拏達乂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
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
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
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

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别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内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温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産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

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為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絶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悦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

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鏁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

夫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疎薄
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
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
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猪蝳蝐之肉百餘
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
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
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
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

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帛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彊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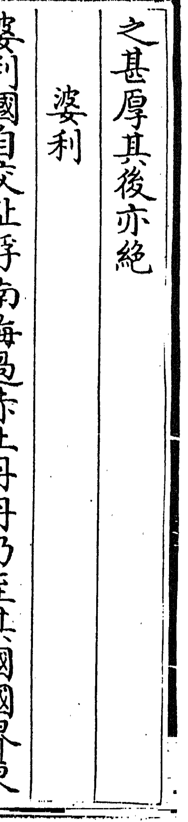
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吉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屩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

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毎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洹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

髮垂耳性氣提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秔粟米餅飲食之時先取雜肉羮與餅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如有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

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

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鮰觜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



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阯浮南海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鑠其足朞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

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絶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産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實繁代為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汙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

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八十二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

南蠻傳序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按蜒當作蜑華陽國志漢髮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獽蜑韓愈房公墓碣林蠻洞蜑蜒本音延字典蜑一作蜒今仍之元本俚訛貍從閣本改博物志交州夷名曰俚子

隋書卷八十二考證